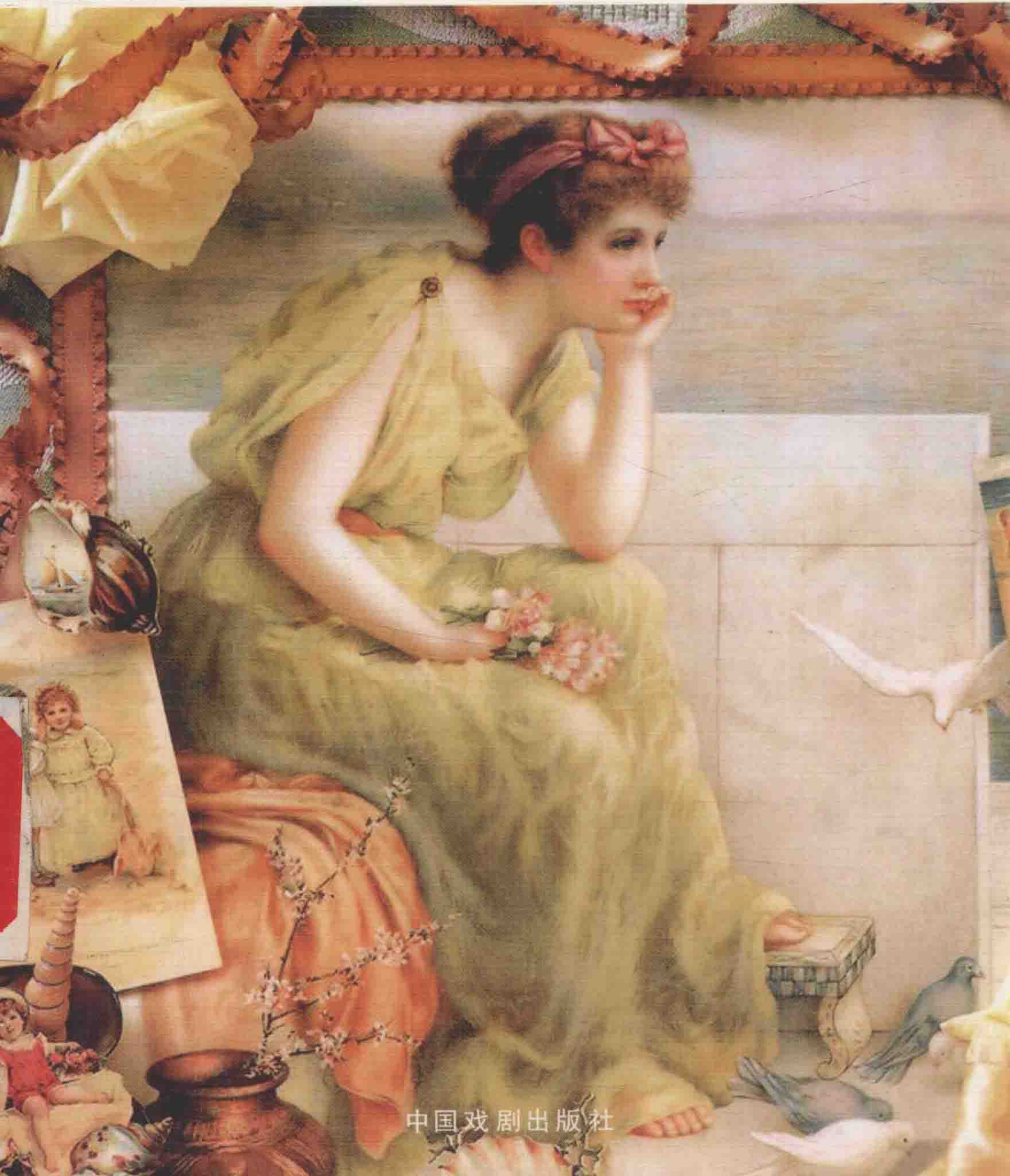


[美国] 欧·亨利 著 尚林霞 曹芳 译

世界文学
名著精品
第一辑

麦琪的礼物

THE GIFT OF MAGI



中国戏剧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麦琪的礼物

[美国]欧·亨利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第1辑/刘泰丰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104-02578-8

I.世... II.刘... III.文学—作品—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956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第一辑)

责任编辑: 风 音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开 本: 910mm×1310mm 1/32

印 张: 154

字 数: 2956.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578-8

定 价: 303.60 元(全 2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麦琪的礼物	(1)
警察与赞美诗	(5)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10)
爱的牺牲	(15)
带家具的房间	(20)
托宾的掌纹	(25)
二十年后	(30)
最后一片叶	(33)
财神与爱神	(38)
失算	(43)
五月是个结婚月	(52)
艾基·舍恩斯坦的春药	(57)
命运之路	(61)
往左的路	(62)
往右的路	(67)
当中的路	(74)
心理分析与摩天大楼	(78)
失语症患者逍遥记	(83)
一笔通知放款	(91)
圣罗萨里奥的两位朋友	(95)

好汉的妙计	(105)
剪狼毛	(115)
决斗	(119)
布莱克·比尔藏身记	(123)
各有所长的结局	(132)
部长的良策	(139)
经验与狗	(148)
几位侦探	(155)
一千元	(160)
幽境过客	(164)
“真凶”	(168)
伯爵和婚礼的客人	(173)
无缘	(178)
似戏非戏	(181)
寻找巧遇的人	(186)
托尼娅的红玫瑰	(195)
生活的波折	(202)
卖冤仇	(206)
多情女的面包	(217)

麦琪的礼物

一元八角七。全都在这儿了，其中六角是一分一分的铜板。这些小铜板是从杂货店老板、菜贩子和肉店老板那儿软硬兼施地一分两分地扣下来的，直弄得自己羞愧难当，深感这种斤斤计较的交易实在丢人现眼。德拉反复数了三次，还是一元八角七，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倒在那破旧的小睡椅上哭嚎之外，显然别无它途。

德拉这样做了，可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生活就是哭泣和微笑，尤以哭泣占统治地位。

当这位家庭主妇逐渐平静下来时，让我们看看这个家吧。一套带家俱的公寓房子，每周房租八美元。尽管难以用笔墨形容，可它真是破烂得够得上乞丐帮这个词儿。

楼下的门道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装过信；还有一个电钮，也从没有人的手指按响过电铃。此外，那儿还有一张名片，上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春风得意时，一时兴起加上去的，那时候他每星期挣三十美元。现在，他的收入缩减到二十美元，“迪林厄姆”这几个字母也显得模糊不清，似乎它们正严肃地寻思着是否缩写成谦逊而又讲求实际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回家，走进楼上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就是刚刚介绍给诸位的德拉，总是把他称作“吉姆”，而且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德拉哭完之后，往面颊上扑了扑粉，她站在窗前，痴痴地瞅着后院，院里灰濛濛的，灰白色的篱笆上一只灰白色的猫在行走。明天就是圣诞节，她只有一元八角七分钱给吉姆买一份礼物。她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用了最大的努力一分一分地攒积下来，才得了这样一个结果。一周二十美元实在经不起花，支出大于预算，总是如此。只有一元八角七分给她的吉姆买礼物，她亲爱的吉姆啊。她花费了多少幸福的时日筹划着要送他一件心爱的礼物，一件精致、不寻常、贵重的礼物。就是说，既然是要当礼物送给吉姆，这件东西总还得像个样。

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壁镜。也许你见过每周房租八美元的公寓壁镜吧。一个非常瘦小而灵巧的人,从对自己影象的观察中,可能会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精确的概念。德拉身材苗条,已精通了这门艺术。

突然,她从窗口旋风般地转过身来,站在壁镜前面。她两眼晶莹透亮,但二十秒钟之内她的面色便失去了光彩。她迅疾地将头发拆散抖开,一头褐色的秀发瀑布般地倾泻下来。

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特别引以自豪的东西。一件是吉姆的金表,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传家宝;另一件则是德拉的秀发。如果希巴女王(阿拉伯南部古国的女王,以美貌闻名)也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总有一天德拉会把头发披散下来,露出窗外晾干,使那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如果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

此时此刻,德拉的秀发泼撒在她的周围,微波起伏,闪耀光芒,有如那褐色的瀑布。她的美发长及膝下,仿佛是她的一件长袍。接着,她又神经质地赶紧把头发梳好。好一会儿,她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样子颇为踌躇,破损的红地毯上悄无声息地溅落了两滴眼泪。

她穿上那件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眼睛里残留着晶莹的泪花,裙子一摆,便飘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下来,上写着:“索弗罗妮夫人——发制品店”。德拉奔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定了定神。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脸色苍白冰冷,同“索弗罗妮”(意大利诗人塔索诗歌《耶路撒冷的解放》中的人物,舍己救人的典型)的雅号简直牛唇不对马嘴。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

“我买头发,”夫人说。“揭掉帽子,让我看看发样。”

那褐色的瀑布泼撒了下来。

“二十美元,”夫人很内行地抓起头发,瞅了瞅,果断地说。

“快给我钱,”德拉说。

呵,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犹如长了翅膀,愉快地飞掠而过。请不用理会这胡诌的比喻。她正在彻底搜寻各家店铺,为吉姆买礼物。

她终于找到了,那准是专为吉姆特制的,决非为别人。她找遍了各家

商店,哪儿也没有这样的东西,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镂刻着花纹。正如一切优质东西那样,它只以货色论长短,不以装璜来炫耀。而且它正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见这条表链,就知道它一定非吉姆莫属。它就像吉姆本人,文静而有价值——这一形容对两者都恰如其份。她花去二十一美元买下了这只表链,便匆匆赶回家。这时,她手里只剩下八角七分钱。金表匹配这条链子,无论在任何场合,吉姆都可以毫无愧色地看时间了。

尽管这只表华丽珍贵,但因为用的是旧皮带取代表链,他有时只能偷偷地瞥上一眼。

德拉到家之后,她的狂喜逐渐变得审慎和理智了。她找出烫发铁钳,点燃煤气,着手修补因爱情加慷慨所造成的破坏,这永远是件极其艰巨的任务。亲爱的朋友们——这简直是件了不起的任务呵。

不出四十分钟,她的头上布满了紧贴头皮的一绺绺小卷发,使她活像个逃学的小男孩。她在镜子里老盯着自己瞧,小心又苛刻地照来照去。

“假如吉姆看我一眼不把我宰掉的话,”她自言自语,“他定会说我像个科尼岛上合唱队的卖唱姑娘。但是我能怎么办呢——唉,只有一元八角七,我能干什么呢?”

七点钟,她煮好了咖啡,然后把煎锅置于热炉上,这样随时都可作肉排。

吉姆一贯准时回家。德拉将表链对叠握在手心,坐在离他一贯进门最近的桌子角上。接着,她听见下面楼梯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紧张得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习惯于为了最简单的日常事物而默默祈祷,此刻,她悄声道:“求求上帝,让他觉得我还是漂亮的吧。”

门开了,吉姆走进来,并随手关上了门。他显得瘦削而又严肃。可怜的人儿,他才二十二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他需要买件新大衣,连手套也没有呀。

吉姆站在屋门旁边,纹丝不动,好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他的两眼固定在德拉身上,其神情使她无法理解,令她毛骨悚然。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根本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仅仅是面带这种神情死死地盯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了下来,向他走过去。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无法过圣诞节。头发会再长起来——你不会介意,是吗?”

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一句‘圣诞快乐’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你肯定猜不着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的——多么美丽精致的礼物啊！”

“你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问道，似乎他绞尽脑汁也没弄明白这明摆着的事实。

“剪掉卖了，”德拉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也同样喜欢我吗？没了长发，我还是我嘛，对吗？”

吉姆古怪地四下望望这房间。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差不多是白痴似地问道。

“别找啦，”德拉说。“告诉你，我已经卖了——卖掉了，没有啦。现在是平安夜，好人儿。好好待我，这是为了你呀。也许我的头发数得清，”突然她特别温柔地接下去，“可谁也数不清我对你的恩爱啊。我可以做肉排了吧，吉姆？”

吉姆好像从恍惚之中醒来，把德拉紧紧地搂在怀里。现在，别着急，先让我们花个十秒钟从另一角度审慎地思索一下某些无关紧要的事。房租每周八美元，或者一百万美元——那有什么差别呢？数学家或才子会给你错误的答案。麦琪（英语中三贤人称为 The Magi，而 Magi 是本篇女主人公名）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就是缺少了那件东西。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交待。

吉姆从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扔在桌上。

“别对我产生误会，亲爱的！”他说道，“无论剪发、修面，还是洗头，我以为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减低一点点对我妻子的爱情。不过，你只消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刚才为什么我楞头楞脑了。”

德拉用她白皙的手指灵巧地解丝带，打开纸包。紧接着是欣喜若狂的尖叫，哎呀！突然又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哭泣，急需男主人千方百计的慰藉。

这是因为摆在桌上的梳子——全套梳子，包括两鬓用的，后面的，样样俱全。那是很久以前德拉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并羡慕得要死的东西。这些美妙的发梳，纯玳瑁（一种爬行动物的甲壳）做的，边上镶着珠宝——其色彩正好同她失去的美发相匹配。她明白，这套梳子实在太昂贵，对此，她仅仅是羡慕渴望，但从未想到过据为己有。现在，这一切居然属于她了，可惜那有资格佩戴这垂涎已久的装饰品的美丽长发已无影无踪了。

不过，她依然把发梳搂在胸前，过了好一阵子才抬起泪水迷濛的双眼，微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飞快，吉姆！”

随后，德拉活像一只被烫伤的小猫跳了起来，叫道，“喔！喔！”

吉姆还没有瞧见他的美丽的礼物哩。她急不可耐地把手掌摊开，伸到他面前，那没有知觉的贵重金属似乎闪烁着她欢快的光辉。

“漂亮吗，吉姆？我搜遍了全城才找到了它。现在，你每天可以看一百次时间了。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吉姆非但不按她的吩咐行事，反而倒在睡椅上，两手枕在头下，微微发笑。

“德拉，”他说，“让我们把圣诞礼物放在一边，保存一会儿吧。它们实在太好了，目前尚不宜用。我卖掉金表，换钱为你买了发梳。现在，你做肉排吧。”正如诸位所知，麦琪是聪明人，聪明绝顶的人。他们把礼物带来送给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他们发明送圣诞礼物这玩艺儿。由于他们是聪明人，毫无疑问，他们的礼物也是聪明的礼物，如果碰上两样东西完全一样，可能还具有交换的权利。在这儿，我已经笨拙地给你们介绍了住公寓套间的两个傻孩子不足为奇的平淡故事，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家最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们对现今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馈赠又接收礼品的人当中，像他们两个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

他们就是圣贤。

警察与赞美诗

索比急躁不安地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辗转反侧。每当雁群在夜空中引颈高歌，缺少海豹皮衣的女人对丈夫加倍的温存亲热，索比在街心公园的长凳上焦躁不安、翻来复去的时候，人们就明白，冬天已近在咫尺了。

一片枯叶落在索比的大腿上，那是冬天先生送的卡片。冬天对麦迪逊广场的常住居民非常客气，每年来临之先，总要打一声招呼。在十字街头，

他把名片交给“户外大厦”的信使“北风”，好让住户们有所准备。

索比意识到，该是自己下决心的时候了，马上组织单人财务委员会，以便抵御即将临近的严寒，因此，他急躁不安地在长凳上辗转反侧。

索比过冬的打算并不奢侈，他不想在地中海巡游，也不想到南方去晒令人昏睡的太阳，更没想过到维苏威海湾漂泊。他梦寐以求的只要在岛上待三个月就足够了。整整三个月，有饭吃，有床睡，还有志趣相投的伙伴，而且不受“北风”和警察的侵扰。对索比而言，这就是日思夜想的最大愿望。

多年来，好客的布莱克韦尔岛的监狱一直是索比冬天的寓所。正像福气比他好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票去棕榈滩和里维埃拉(避寒胜地)一样，索比也要为一年一度逃奔到岛上做些必要的安排。现在又到时候了。昨天晚上，他睡在古老广场上喷水池旁的长凳上，用三张星期日的报纸分别垫在上衣里，然后将脚踝裹上，将大腿裹上，也未能抵挡住严寒的袭击。因此，在他的脑袋里，岛子的影象又即时而鲜明地浮现出来。他诅咒那些以慈善名义对城镇穷苦人所设的布施。在索比眼里，法律比救济更为宽厚。他可以去的地方不少，有市政办的、救济机关办的各式各样的组织，他都可以去混吃、混住，勉强度日，但接受施舍，对索比这样一位灵魂高傲的人来讲，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从慈善机构的手里接受任何一点好处，钱固然不必付，但你必须遭受精神上的屈辱来作为回报。正如恺撒逃不过布鲁特斯(罗马元老贵族，经他之手刺死凯撒)之手一样，凡事有利必有弊，要睡上慈善机构的床，先得让人押去洗个澡；要吃施舍的一片面包，得先交待清楚个人的来历和隐私。因此，倒不如当个法律的座上宾还好得多。虽然法律铁面无私、照章办事，但至少不会过分地干涉正人君子的私事。

一旦决定了去岛上，索比便立即着手将它变为现实。要兑现自己的意愿，有许多简捷的途径，其中最舒服的莫过于去某家豪华餐厅大吃一顿，然后呢，承认自己身无分文，无力支付，这样便安安静静、毫不声张地被交给警察。其余的一切就该由治安推事来应付了。

索比离开长凳，踱出广场，跨过百老汇大街和第五大街的交汇处那片沥青铺就的平坦路面。他转向百老汇大街，在一家灯火辉煌的咖啡馆前停下脚步，在这里，每天晚上聚积着葡萄、蚕丝和原生质的最佳制品。

索比对自己的马甲从最下一颗纽扣之上还颇有信心，他修过面，上衣也还够气派，他那整洁的黑领结是感恩节时一位教会的女士送给他的。只

要他到餐桌之前不被人猜疑，成功就属于他了。他露在桌面的上半身绝不会让侍者生疑。索比想到，一只烤野鸭很对劲——再来一瓶夏布利酒，然后是卡门贝干酪，一小杯清咖啡和一只雪茄烟。一美元一只的雪茄就足够了。全部加起来的价钱不宜太高，以免遭到咖啡馆太过厉害的报复；而且，吃下这一餐能使他踏上冬季避难所的旅程，他就心满意足、无忧无虑了。

可是，索比的脚刚踏进门，领班侍者的眼睛便落在了他那旧裤子和破皮鞋上。强壮迅急的手掌推了他个转身，他悄无声息地被押了出来，并被推上了人行道，拯救了那只险遭毒手的野鸭的可怜命运。

索比离开了百老汇大街。看起来，靠大吃一通走向垂涎三尺的岛上，这办法是行不通了。要进监狱，还得另打主意。

在第六大街的拐角处，灯火通明、陈设精巧的大玻璃橱窗内的商品尤其诱人注目。索比捡起一块鹅卵石，向玻璃窗砸去。人们从转弯处奔来，领头的就是一位巡警。索比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两手插在裤袋里，对着黄铜纽扣（警察制服上的纽扣为铜制）微笑。

“肇事的家伙跑哪儿去了？”警官气急败坏地问道。

“你不以为这事与我有关吗？”索比说，多少带点嘲讽语气，但很友好，如同他正交着桃花运呢。

警察根本没把索比看成作案对象。毁坏窗子的人绝对不会留在现场与法律的宠臣攀谈，早就溜之大吉啦。警察看到半条街外有个人正跑去赶一辆车，便挥舞着警棍追了上去。索比心里十分憎恶，只得拖着脚步，重新开始游荡。他再一次失算了。

对面街上，有一家不太招眼的餐厅，它可以填饱肚子，又花不了多少钱。它的碗具粗糙，空气混浊，汤菜淡如水，餐巾薄如绢。索比穿着那令人诅咒的鞋子和暴露身分的裤子跨进餐厅，上帝保佑，还没遭到白眼。他走到桌前坐下，吃了牛排，煎饼、炸面饼圈和馅饼。然后，他向侍者坦露真象：他和钱老爷从无交往。

“现在，快去叫警察，”索比说。“别让大爷久等。”

“用不着找警察，”侍者说，声音滑腻得如同奶油蛋糕，眼睛红得好似曼哈顿开胃酒中的樱桃。“喂，阿康！”

两个侍者干净利落地把他推倒在又冷又硬的人行道上，左耳着地。索比艰难地一点一点地从地上爬起来，好似木匠打开折尺一样，接着拍掉衣服上的尘土。被捕的愿望仅仅是美梦一个，那个岛子是太遥远了。相隔两

个门面的药店前，站着一名警察，他笑了笑，便沿街走去。

索比走过五个街口之后，设法被捕的勇气又回来了。这一次出现的机会极为难得，他满以为十拿九稳哩。一位衣着简朴但讨人喜欢的年轻女人站在橱窗前，兴趣十足地瞪着陈列的修面杯和墨水瓶架那样子像是入了迷。而两码之外，一位体型魁武的警察正靠在水龙头上，神情严肃。

索比的计划是装扮成一个下流、讨厌的“捣蛋鬼”。他的对象文雅娴静，又有一位忠于职守的警察近在眼前，这使他足以相信，警察的双手抓住他的手膀的滋味该是多么愉快呵，在岛上的小安乐窝里度过这个冬季就有了保证。

索比扶正了教会女士送给他的领结，拉出缩进去的衬衣袖口，把帽子往后一掀，歪得几乎要落下来，侧身向那女人挨将过去。他对她送秋波，清嗓子，哼哼哈哈，嬉皮笑脸，把小流氓所干的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表演得维妙维肖。他斜眼望去，看见那个警察正死死盯住他。年轻女人移开了几步，又沉醉于观赏那修面杯。索比跟过去，大胆地走近她，举了举帽子，说：“啊哈，比德莉亚，你不想去我的院子里玩玩吗？”

警察仍旧死死盯住。受人轻薄的年轻女人只需将手一招，就等于已经上路去岛上的安乐窝了。在想象中，他已经感觉到警察分局的舒适和温暖了。年轻女人转身面对着他，伸出一只手，捉住了索比的上衣袖口。

“当然罗，迈克，”她兴高采烈地说，“如果你肯破费给我买一杯啤酒的话。要不是那个警察老瞅住我，早就同你搭腔了。”

年轻女人像常青藤一样攀附着他这棵大橡树。索比从警察身边走过，心中懊丧不已。看来命中注定，他该自由。

一到拐弯处，他甩掉女伴，撒腿就跑。他一口气跑到老远的一个地方。这儿，整夜都是最明亮的灯光，最轻松的心情，最轻率的誓言和最轻快的歌剧。淑女们披着皮裘，绅士们身着大衣，在这凛冽的严寒中欢天喜地地走来走去。索比突然感到一阵恐惧，也许是某种可怕的魔法制住了他，使他免除了被捕。这念头令他心惊肉跳。但是，当他看见一个警察在灯火通明的剧院门前大模大样地巡逻时，他立刻捞到了“扰乱治安”这根救命稻草。

索比在人行道上扯开那破锣似的嗓子，像醉鬼一样胡闹。

他又跳，又吼，又叫，使尽各种伎俩来搅扰这安静的苍穹。

警察旋转着他的警棍，扭身用背对着索比，向一位市民解释说：“这是

个耶鲁小子在庆祝胜利，他们同哈特福德学院赛球，请人家吃了个大鹅蛋。声音是有点儿大，但不碍事。我们上级有指示，让他们闹去吧。”

索比快快不乐地停止了白费力气的闹嚷。难道就永远没有警察对他下手吗？在他的幻梦中，那岛屿似乎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阿卡狄亚（古希腊一山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以其居民过着田园牧歌式的淳朴生活而著称，多被比喻为“世外桃源”。）了。他扣好单薄的上衣，以便抵挡刺骨的寒风。

索比看到雪茄烟店里有一位衣冠楚楚的人正对着火头点烟。那人进店时，把绸伞靠在门边。索比跨进店门，拿起绸伞，漫不经心地退了出来。点烟人匆匆追了出来。

“我的伞，”他厉声道。

“呵，是吗？”索比冷笑说；在小偷摸小摸之上，再加上一条侮辱罪吧。“好哇，那你为什么不叫警察呢？没错，我拿了。你的伞！为什么不叫巡警呢？拐角那儿就站着一个人哩。”

绸伞的主人放慢了脚步，索比也跟着慢了下来。他有一种预感，命运会再一次同他作对。那位警察好奇地瞧着他们俩。

“当然罗，”绸伞主人说，“那是，噢，你知道有时会出现这类误会……我……要是这伞是你的，我希望你别见怪……我是今天早上在餐厅捡的……要是你认出是你的，那么……我希望你别……”

“当然是我的，”索比恶狠狠地说。

绸伞的前主人悻悻地退了开去。那位警察慌忙不迭地跑去搀扶一个身披夜礼服斗篷、头发金黄的高个子女人穿过横街，以免两条街之外驶来的街车会碰着她。

伞猛地掷进一个坑里。他咕咕哝哝地抱怨那些头戴钢盔、手执警棍的家伙。因为他一心只想落入法网，而他们则偏偏把他当成永不出错的国王（英语谚语：国王不可能犯错误）。

最后，索比来到了通往东区的一条街上，这儿的灯光暗淡，嘈杂声也若有若无。他顺着街道向麦迪逊广场走去，即使他的家仅仅是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但回家的本能还是把他带到了那儿。

可是，在一个异常幽静的转角处，索比停住了。这儿有一座古老的教堂，样子古雅，稍微显得有些零乱，是那种带山墙的建筑。柔和的灯光透过淡紫色的玻璃窗映射出来，毫无疑问，是风琴师在练熟礼拜天的赞美诗。

悦耳的乐声飘进索比的耳朵,吸引了他,把他粘在了螺旋形的铁栏杆上。

月亮挂在高高的夜空,光辉、静穆;行人和车辆寥寥无几;屋檐下的燕雀在睡梦中发出几声啁啾——这会儿有如乡村中教堂基地的气氛。风琴师弹奏的赞美诗拨动了伏在铁栏杆上的索比的心弦,因为当他生活中拥有母爱、玫瑰、抱负、朋友以及纯洁无邪的思想和洁白的衣领时,他是非常熟悉赞美诗的。

索比的敏感心情同老教堂的潜移默化交融在一起,使他的灵魂猛然间出现了奇妙的变化。他立刻惊恐地醒悟到自己已经坠入了深渊,堕落的岁月,可耻的欲念,悲观失望,才穷智竭,动机卑鄙——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全部生活。

顷刻间,这种新的思想境界令他激动万分。一股迅急而强烈的冲动鼓舞着他去迎战坎坷的人生。他要把自己拖出泥淖,他要征服那一度驾驭自己的恶魔。时间尚不晚,他还算年轻,他要再现当年的雄心壮志,并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它。管风琴的庄重而甜美音调已经在他的内心深处引起了一场革命。明天,他要去繁华的商业区找事干。有个皮货进口商一度让他当司机,明天找到他,接下这份差事。他愿意做个煊赫一时的人物。他要……

索比感到有只手按在他的胳膊上。他霍地扭过头来,只见一位警察的宽脸盘。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警察问道。

“没干什么,”索比说。

“那就跟我来,”警察说。

第二天早晨,警察局法庭的法官宣判道:“布莱克韦尔岛,三个月。”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半夜,咖啡馆拥挤不堪。我随意选坐的一张小桌恰好不为人们所注目,还剩下两把空椅以诱人的殷勤,伸开双臂欢迎新涌进来的顾客。

当时,一位世界公民和我同一张小桌,坐在另一张椅子上。我真高兴,因为我持这种理论,自亚当以来,还没有过一位真正的属于整个世界的居民。我们听说过世界公民,也在许多包裹上见过异国标签,但那是旅游者,

不是世界公民。

我提到下面的情景定会引起你的思考——大理石桌面的桌子，一排排靠墙的皮革椅座，愉快的侣伴，稍加打扮的女士们正以微妙而又明显可见的情趣争相谈论着经济、繁盛和艺术，小心周到喜欢慷慨的侍者，作曲家忙乱应付的音乐在机灵地满足各色人的口味，还有杂七杂八的谈话声、欢笑声——假如你乐意的话，高高的玻璃锥体维尔茨堡酒将躬身到你的唇边，就像那枝头上的熟樱桃摇晃进强盗椋鸟的嘴壳一样。一位来自英奇·丘恩克的雕塑家告诉我，这景象真真是巴黎式的。

我这位世界公民名叫E·拉什莫尔·科格兰。他对我说，明年夏天他将在科尼岛（旅游胜地）——即将在那儿建立一种新的“诱惑力”，并提供国王式的消遣。过后，他的谈话便随同经纬度的平行线而展开，把巨大的圆的世界握在手里。这样说吧，他对世界了如指掌，又极为瞧不起，世界似乎只是客饭中黑葡萄酒里的樱桃核那般大小。他粗俗无礼地谈及赤道，匆匆由这块大陆转到那块大陆，他嘲笑那些地区，用餐巾抹掉狂涛巨浪。他把手一挥，谈起了海德拉巴帮（印度原帮名）的某个东方集市。噢！他会让你在拉普兰（北欧地名）滑雪。嘘！你在基莱卡希基同夏威夷的土著一起驰骋在浪尖波顶。一转眼，他拖着你穿过阿肯色州长满星毛栎的沼泽，让你在艾达荷州他那碱性平原的牧场上炙烤一阵子，然后才旋风似地带你去维也纳大公们的上流社会。之后，他会给你讲到，有一次他在芝加哥湖吹了凉风而感冒，有位年长的埃斯卡米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首府）怎样用丘丘拉草药热浸剂才把他治好。你该致函“宇宙、太阳系、地球、E·拉什莫尔·科格兰先生，”一旦寄出，便会觉得这信定会寄到。

我确信自己终于发现了从亚当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我倾听他纵横整个世界的宏论，生怕从中发现他仅仅是个环球旅行的地方口音。他的见解决非飘浮不定或令人沮丧，他对不同的城市、国家和各大洲都是不偏不倚，有如吹风和万有引力一样自然。

正当E·拉什莫尔·科格兰对这小小的星球高谈阔论之际，我高兴地想起了一位差不多算伟大的世界公民来，他为整个世界而写作，把自己献给了孟买。在一首诗中，他不得不说，地球上的城市之间不免有些妄自尊大，互相竞争，“靠这城市抚育着人们，让他们来来往往，但仅仅依附于城市的折缝之中，有如孩子依附于母亲的睡袍一样。”当他们走在“陌生的繁华街道上，”便会记起对故乡城镇是“多么忠诚、多么愚笨、多么令人喜

爱，”使他们的名字与故乡的名字生死与共，紧紧相连。我的兴趣被激起来了，因为突然记起了吉卜林(英国小说家、诗人，一九〇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疏忽大意。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不是由尘埃造就的人，他不是狭隘地吹捧自己的出生地或自己的国家，如果说褒扬的话，他是在赞美圆圆的整个地球，而与火星和月球的居民相抗衡。

关于这类问题的见解是坐在这张桌子的第三转角处的E·拉什莫尔·科格兰突然抛掷出来的。科格兰正在给我描绘西伯利亚铁路的地形时，乐队转成了集成曲。结束的曲调是“迪克西”(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南部各州流行的战歌)，振奋人心的乐曲加快时，几乎被人们的鼓掌声所淹没。

值得花上一段来讲讲纽约市内众多的咖啡馆每天晚上处处可见的这种引人入胜的场面。成吨的饮料挥霍于阐释各种理论。有人轻率地猜测，城里所有的南方人在夜幕降临之际都赶紧上咖啡馆。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如此赞许这种“反叛”气氛真有点叫人迷惑不解，但并非不可解答。对西班牙的战争，多年来薄荷和西瓜等农作物的丰收，新奥尔良的跑道上暴出冷门的获胜者，由印地安纳和堪萨斯的居民所组成的“北卡罗来纳社团”举办盛大的宴会已经使南方成了曼哈顿的“时尚”。你修剪指甲暗示着你的左手食指会提醒她你是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绅士。呵，当然罗，不过，现在不少女士不得不工作——战争，你是知道的。

正演奏着“迪克西”，这时一位黑发年轻小伙子不知从什么地方蹦了出来，一声莫斯比(美国内战时，南方联盟别动队首领。)游击队队员的吼声，疯狂地挥舞着软边帽，迂回地穿过烟雾，落座于我们桌旁的空椅子上，抽出一只烟来。

这夜晚到了打破缄默的时候了。我们当中有人向侍者要了三杯维尔茨堡酒，黑发小伙子明白也包括他有一杯在内，便笑了笑，点了点头。我赶忙问他一个问题，因为我要证实我的一种理论。

“你不介意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E·拉什莫尔·科格兰的拳头砰地一声砸在桌上，把我吓得沉默了。

“原谅我，”他说，“但我决不喜欢听到这种问话。是哪里人又有什么相干呢？从一个人的通讯地址来判断人公正吗？唉，我见过肯塔基人厌恶威士忌，弗吉尼亚人不是从波卡洪塔丝(北美波瓦坦印第安人部落联盟首领波瓦坦之女，曾搭救过英国殖民者)传下来的，印地安纳人没写过一本小说。墨西哥人不穿缝口上钉银币的丝绒裤，有趣的英国人，挥霍的北方佬，